

让传统文化活起来



非遗“中医药香品调制技艺”
走入进博会——

良药不只是苦的， 也是香的！

11月4日，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闻中心的“上海非遗客厅”将开门迎客。今年的“上海非遗客厅”将飘来一阵药香——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中医药香品调制技艺”的代表性传承人王扬（见下图 本文图片 记者 王凯 摄）将在进博会上，向中外嘉宾展示中医药香品知识以及调制技艺。“很多人想起中药，都觉得良药苦口，其实中药也可以很馨香，沁人心脾。”王扬说。

养生 使生活芳香

之所以和“中医药香品调制技艺”结缘，是因为王扬幼时遭遇疾病屡医无效，最后是中医药帮助她恢复了健康。她说：“中医为我撑起了一把伞，我也想用自己的力量，让中医为更多人遮风挡雨。”

在浩瀚的中医学科中，王扬选择了研究中医药香品。她认为中医药香品遵循传统中医理论，可以同时调养身心两个层面：既是治未病养生保健的重要自然调理方法，也是生活艺术。中国香文化历史悠久，从汉代起就有博山炉熏艾兰蕙香草，唐宋时文人雅士品香制礼，而医家用药香保护人们的正气。王扬说：“当年丝绸之路将西域多种香料带进了中国，也给中医药香品调制带来了更多的原材料。”此次“中医药香品调制技艺”进入进博会，也是向世界展示中西方文化通过“一带一路”交融发展的成果。

今年的进博会上，王扬将会带领中外嘉宾体验丰富的香品形式，还会像平日的工作一样，带着嘉宾亲手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中草药香囊——每个人可以根据个人体质所需，从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个不同的香罐中选取香疗粉装入香袋中，这些香疗粉有着不同的组方和功效，分别对人体的肝、心、脾、胃、肺、肾这些脏腑有不同的调养作用，在完成取粉后，将香袋放入精致的香囊包中，就顺利完成了一个个个性香囊的制作。这些散发着香味的精致

香囊仿佛在告诉大家，中药不只是苦的，也是香的，是美的！

传承 年轻人喜爱

2020年，“中医药香品调制技艺”被徐汇区人民政府列入第十三批徐汇区级非遗名录。如今，中医药香品调制技艺通过中医、中药、芳香三者结合，按使用方式、人群和所需效果不同，采用不同的调制技艺，开发出多种香品，包括熏香，香囊，精油等等，以满足不同需求。“我们现在用传承方和调制技艺，开发了多种香品形式，结合了新提取技术，让更多人方便使用，将非遗传承创新发展，也是体现兼容并蓄、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。”王扬认为要让这个非遗技艺传承下去，需要让这门技艺与时代同步，才能让更多年轻人走进来，了解它、传承它。

平日里，很多年轻人都慕名走进中医药香品调制工作室。王扬明白现代人工作和学习压力大，很多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。“嗅觉是人最持久的记忆，香气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精气神。”王扬说，“我知道很多年轻人也想养生，但一忙起来就不容易坚持，运用中医药香品就比较简便，用几滴中医药精油，或者点一支香，也是一次对自己的保养。”

中医药香疗是古代用香中最主要的一部分，借此，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。高女士一家三口曾来到工作坊体验，她认为这一方面给予了孩子亲身感受中国文化深厚底蕴的机会，另一方面全家一起做香品也为亲子家庭创造了合力互动的机会。

如今，王扬的学生也在工作坊里学习调制中医药香品，年轻的女孩说她也要像师父一样，将“中医药香品调制技艺”传承下去…… 本报记者 吴翔



扫码
看视频

记者手记

香飘世界

从车水马龙的中环，转进虹许路上王扬的“中医药香品调制技艺”工作室，香盒里飘出沁人心脾的药香。呼吸吐纳之间，刚刚还行色匆匆的都市人便从喧嚣中抽离，身心放松。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中华药香更加纯净、天然、无添加。闭上眼，深呼吸，人也仿佛回到山水田园间。

中医药香品距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小时候，端午前后，外婆给我们戴上的驱虫香囊，也是一种中华药香。古时候的庙堂之上用名贵的檀香、沉香，寻常百姓用的丁香、藿香……也都属于中医药香品。如今，通过文献整理，王扬可以用“中医药香品调制技艺”，针对每个人的身体状况，调制属于各自不同的药香。

休息时，人们燃一炷清香于炉上，体会淡泊高远；读书时，也可以焚一炷清香，或许还能多一份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的意境……袅袅药香能治愈身心，也能美化生活，从东方飘香世界。

吴翔



A角B面

「钟馗」杨立新： 没什么比上舞台更过瘾

上周末，一连三场的话剧《钟馗嫁妹》收获无数笑声和掌声。这部描写当代青年男女情感生活题材的喜剧，套用了传统戏曲“钟馗嫁妹”，表达了当下都市男女在现实生活中祈求获得“神助攻”的心态。然而，正如该剧导演兼主演，扮演钟馗的杨立新（见下图）所说——穿越到现代，神仙也有“无力感”，幸福生活需靠双手去创造。



生活从来不容易

《钟馗嫁妹》聚焦社会热点，其中既有“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上香”的年轻人，也有深陷电信诈骗有家难回的“钟馗妹”。和杨立新聊起当今80后、90后的不容易，他笑道：“生活哪有容易的？谁没有迷茫过？你们光看到你们的不容易，却不知我们年轻时候也不容易。”

就说现在人羡慕的“分房时代”吧，杨立新说：“分房也得排队啊，当时困难户太多了。”1975年就考入北京人艺的杨立新，在结婚第二年才分到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，“上班倒是方便，就是我们人艺剧场后排化妆间的楼上，一下楼就能进排练厅，走几步就是剧场”。这间小屋，杨立新一家住了8年，直到儿子杨功4岁才被改善到另一套40平方米的住房中。他说：“主要是化妆间楼上不让住了，消防来整改了几次，说有安全隐患。如果一定要住人，就不让演出了。”最终，剧院在政府的帮助下才解决了一批住房。

虽然赶上改革开放大潮，但在那个年代真正下海的也只是一部分人。很早就凭借扎实表演功底成为主演之一的杨立新坦言：“那时候身边也有去深圳闯荡的朋友，每个月能拿300元工资，对比剧团每月60元，自然差异明显。”但是闯荡并不容易，再说，“钱嘛，够用就好。还有什么比在舞台上演戏更过瘾的事呢？”

儿子“红”得刚刚好

如今搜索杨立新，百度一整页都是和儿子杨功有关的“父与子”的新闻。星二代青出于蓝的不多，杨立新坦言不怕儿子比自己红，但也不希望儿子“太红”。

问他觉得什么程度的红刚刚好？他笑说：“就现在这样可以了。每年都有新作品，稳稳打定在进步，

但依然能够像正常人一样遛弯逛逛街会朋友，不必担心被围追堵截，能过普通生活，就很好。”眼看杨功也36岁了，问他会像其他老爸那样催婚吗？“不会，我不会催这事儿。他打小就是心里有主意的孩子，他现在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。”

很多人都期待父子俩能携手“战”舞台，杨立新说：“倒不是没有可能。杨功学的是戏剧，又到国外进修过，早些年我们复排《小井胡同》时，他跟组三个月，天天泡在剧场里，后来有个演员临时请了婚假，他还客串了一把。”但合作需要等待时机，他说：“我们在等一个好剧本。”

《我爱我家》难复制

作为国内情景剧里程碑之作，《我爱我家》保持着平稳长久的热度，剧中每个演员都牵挂着观众的心。还会再拍情景剧吗？杨立新沉吟片刻：“大概率不会了。”不是说不想，而是不具备当年拍摄的客观条件了。遵循一周四集拍摄制的《我爱我家》，边写、边演、边拍，对演员是极大的考验，杨立新说：“我背词的功夫就是那时候得到强化的。”

周一早上拿到剧本，一集八场戏，上午各自背词准备，下午晚上各走四场戏，周二从头到尾脱本演一遍，下午两点观众到齐就开拍。因为都是外面请来的观众，有些是上班请假来的，拍摄时间就一小时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周三晚上录制第二集，周四到周六重复周一到周三的流程……

“情景喜剧要的是真实的反应和笑声。”杨立新说，就像你听侯宝林先生在电台里说相声，也能听见观众的笑声，那时电台录音间也会坐十几个观众，“喜剧和相声一样，是没办法对着墙演的，因为每个人的笑点不同，这是罐头笑声无法替代的！” 本报记者 朱渊